

惊险奇幻系列小说

蜘蛛世界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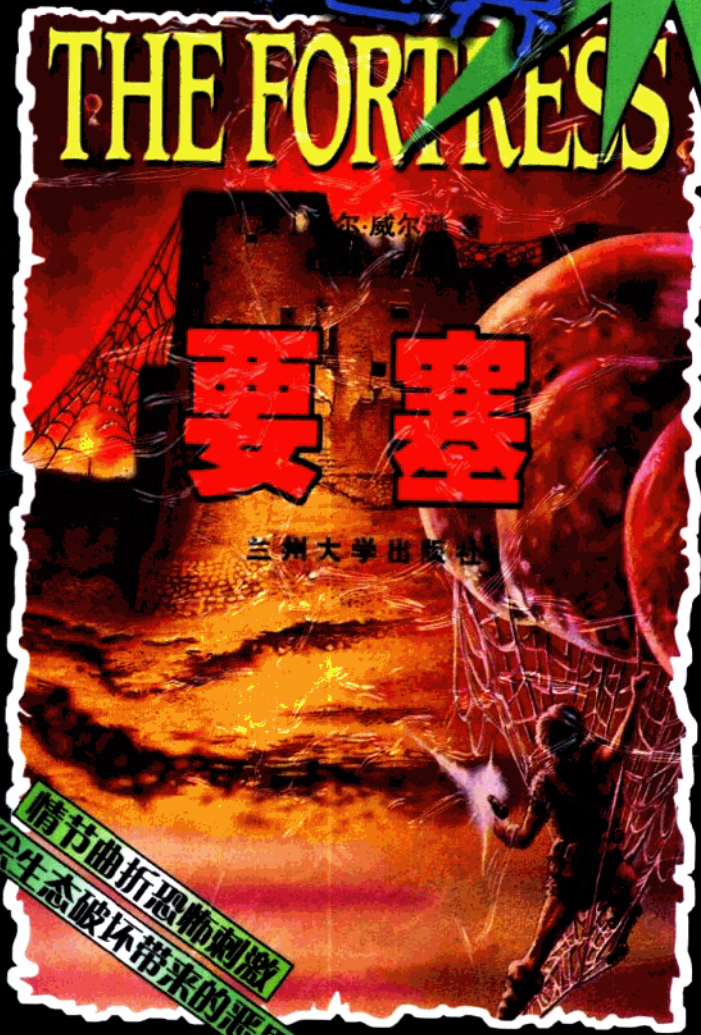
THE FORT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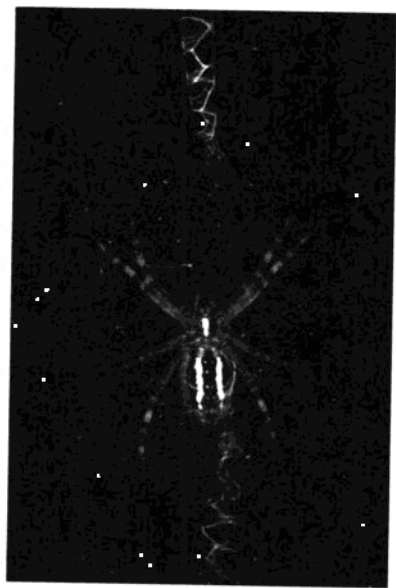
威尔逊著

要塞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情节曲折恐怖刺激  
描绘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果






## 第一章


冷风吹着尼尔的脸，他睁开眼睛，周围一片漆黑。过了一会儿，月亮从乌云背后浮出来，借着月光，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周围的地形：脚下的草地又湿又滑，肯定是刚下过一场暴雨。月儿钻进云层，他手拄金属长矛当手杖，小心移动脚步，一步一滑地往前走。几分钟后，感觉双脚踏上了坚实的地面。云团散开，月光照亮前方一条窄窄的小路，向北直通大桥。他顺着小路调头向北，朝大河方向奔去。

穿过广场的时候，风刮得更猛，只能侧着身子前进，一直走到一座高楼的阴影里隐下身子，尼尔才松了一口气。按地图指示，城市的这一部分是一大片空地，用来当作城北区和奴隶区的隔离带。风吹得他牙齿打颤，冷极了，赶忙钻进一个大门洞里避避风，等着月亮再次露脸。月儿慢慢浮现，尼尔不经意地抬眼望望，






吓得“嗖——”地缩成一团：被月亮照得泛着磷光的白塔底部，一个轮廓清晰的、沉重的黑影，正在笨拙地移动！紧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尼尔放下心来，断定那是云彩的影子。月亮隐进云团，又钻出来，悬挂在纯净的暗蓝色天幕上，银辉洒满大地，他的心又提到嗓子眼儿，黑影儿果然是个活着的动物。云彩又一次遮没了月亮，黑影儿像是穿过草地，奔他来了！



赶快逃走！尼尔想拔腿就跑，又马上反应过来：那样做太危险了。他站在大门洞里，调动全身力量，抵抗突然袭来的恐惧。怎么办？逃跑只会让自己失去控制，等于加大了恐惧；钻进大楼里暂避一时？也不行。或迟或早，城里的每一幢大楼都会被搜遍。蜘蛛们搜寻它们要找的人时，有着无穷无尽的耐心。万一被搜到，他的藏身之处就会变成囚牢。正确的策略，应该是处于游动状态，等待黑夜和劲风阻止这场搜捕。

他沿着大路折向西，在每一个交叉路口朝北拐，不断向河边靠近。在蜘蛛城这座漆黑如墨的人造峡谷里，尼尔不得不像个瞎子似的，摸索着前进。他一只手握着金属长矛当探测杆，另一只手扶着栏杆或建筑物的墙壁，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往前挨。石头路面斑驳破碎，凹凸不平，很难走。在一个路口——两边吹来的风告诉他，这是个路口——尼尔一不留神，绊倒在马路牙子上，骨碌碌摔进排水沟里，金属长矛也不知甩到哪儿



去了。他马上爬起来，旋即陷入巨大的恐怖包围之中。失掉金属长矛，等于陷入绝望。坐了一会儿，尼尔记起了斯蒂格老人送给他的思维镜，便将手伸进衣服里，把镜面翻转过来，贴住胸口，在水声潺潺的黑暗中坐定，努力集中精神。后脑勺上一阵短暂的刺痛过后，他的注意力集中了，恢复了控制力。金属长矛到底掉到哪儿去了呢？他站起身，伸开手臂，在墙根处摸了一会儿，没有；便摸索着慢慢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仿佛接收到金属长矛发出的细弱信号，右手指尖上感到一阵轻微的刺痛，他的心立即安定下来。又摸了几步，手指触到了长矛，哈！它就在阴沟里躺着哪！他一把抓起长矛，将思维镜重新翻了个个儿，觉得累极了，消耗了大量体力。

月亮从云中露出亮晃晃的脸儿，尼尔看清，自己已经来到一条宽阔的大路边。记得地图上标明，从这里到河边，还要向北走两个街区。他爬出阴沟，钻进一个大门洞，观察大道上的情形，等待云彩再次遮没月亮。大道上空荡荡的，正前方，一张巨大的蛛网在风中上下翻扬，这样强劲的大风里，网上的蜘蛛该蜷缩回去，躲在哪个没窗破宅的阴暗角落里避风去了吧？尼尔敏捷地冲上大路，快步向前猛跑。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的夜色，前进的速度快多了。刺骨的寒风吹得他的脸和赤裸的双臂都麻木了。但是，寒冷的天气也让人放心，蜘蛛不喜欢寒冷，比他还难受



呢。

离大河还剩一个街区远了，尼尔在街角停下来。头上，一块巨大无边的云彩遮没了月亮，估摸月儿钻出这块云，至少也得十分钟。他可不想在黑暗中冒险闯上堤岸，若是桥上有蜘蛛守卫，它们肯定也会巡逻整个大堤的。

他坐在石板路边休息，后背抵着路边栏杆。坐了一会儿，觉着身后的栏杆直往后倒，原来他靠的是一扇大门，给他倚开了一条缝儿。进去躲躲寒风吧，哪怕一小会儿也好！这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，他推推大门，门上的绞链“吱嘎”作响，门开了。尼尔双膝着地，试探着摸进大门里。破败的石头台阶给雨浇得滑溜溜的。他小心地一级一级蹭下台阶，坐了下来。屋子里有股难闻的气味，像腐烂的蔬菜味儿。气味虽然难闻，躲在这儿，至少可以暂避寒风了。他双臂紧抱膝盖，浑身瑟瑟发抖，皮肤不再遭受冷风抽打，顿时感到一阵温暖。刺鼻的烂菜味儿更冲了。

有什么东西轻轻触着他的胳膊。他的心又“呼”地悬了起来，一个念头跳进脑海：蜘蛛的尖牙正准备噬咬他赤裸的肌肤！他立刻浑身僵住，动弹不得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出，碰到胳膊的那个东西原来是只触角。它渐渐往上移动，停在肩膀上；又有什么东西蹭着了左边的小腿肚子。尼尔一下子蹦起来，一个冰凉柔软的东西缠住了他的踝骨，腐臭的气味熏得他几乎窒息。他

挣脱开双脚，那柔软冰凉的家伙又绕上他的小臂。他甩开小臂，又缠住他的上臂，将他拖倒在地。

尽管那东西令人恐怖，臭气熏天，却可以断定，不是蜘蛛！它凉冰冰、湿漉漉，缓缓地、轻轻地爬动着，还有一个在他腿间滑游，缠住了他的右膝。他伸手探探，手指触到一个柔软滑腻的、虫样的东西，使劲一捏，粘乎乎的液体沾了满手。好像是什么冷血蠕虫。

另一只虫样的手企图从尼尔手中拉走金属长矛。尼尔火了，紧握长矛，朝着大门栏杆空档里一阵猛

戳。他觉得，长矛扎进什么软绵绵的东西里去了。于是使劲儿朝那儿一遍又一遍地戳下去。每戳一下，它便缩回去一点儿，可



那些个触角仍然摆动着，从容不迫地在他身体上缠来绕去。

触角爬到脸上的时候，尼尔的厌恶终于变成了难以遏止的狂怒。他攥紧长矛，用尽全力，朝栏杆空档里一阵猛捣。愤怒如同凶猛的拳击，一记又一记击打着他的大脑；又像奔腾的巨浪，一潮又一潮席卷过他全身；这怒火通过双臂的肌肉，传到金属长矛上，长矛变得锐不可当。那些触角终于停止了爬动，从他身上松开了。尼尔跌跌撞撞回到墙边，摸索着上了台阶，来到外面大路上。他咳嗽着，呕吐着，踉踉跄跄跑过大路，才恢复了平衡。寒风让他感到亲切清爽。

走了大约十英尺远，尼尔的神志清醒了。他又钻进一个大门洞，后脑勺靠在墙上，闭上眼睛，让狂跳的心平静下来。皮肤上被触角缠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。为了集中精神，他又把思维镜翻过来，对准胸口。后脑勺上一阵疼痛，真像病了一样；疼痛过去之后，他感觉十分欣慰：终于恢复了控制自己身体和心智的能力。

蜘蛛很可能正朝河边搜捕过来，时间宝贵，一分钟也不能浪费。他小心地攀上堤坝，伏下身子，等待月亮钻出云层。月光又照亮大地的时候，他吃惊地发现，自己已经来到大桥巨大的桥拱近旁。眼前是一条大道，大路对面，有一道大约四英尺高的低矮石墙沿着堤岸伸向远处。月儿一钻进云层，他就跑过大路，顺着石墙，溜小





跑，到一个豁口旁边停下脚步。他伸出金属长矛，像盲人使用探杖一样，在墙外划拉了一阵，探出下面有段阶梯。他蜷缩在墙角下，等月亮再出来时，看清了，下面的石阶歪歪扭扭，一点儿也不规则，一直通到河堤底下。他小心翼翼地下了石阶，来到河边小道上。但是，走这条小道可太危险了，若是桥上有蜘蛛站岗，月亮只要从云彩缝里透出一丝儿光亮，自己就会被发现。得赶快离开这儿！他急匆匆往前跑，月亮从云缝里一露头，就赶快站定，身体紧紧贴住墙壁；黑暗又笼罩大地时，才敢继续前行。这样走走停停，花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大桥边上。在距离大桥五十英尺远的地方，尼尔躲在护墙后面，借着浮出云层的月光，又仔细观察了一遍四周的情况。桥上看不到蜘蛛卫兵的影子，但桥两端各有一座长方形建筑，很可能是哨兵岗楼。他打算从藏身处挪个地方，凑近看看；可还是服从了某种本能的要求，留在原地未动。一段长长的黑暗过后，月色重新闪耀在河面上，桥头岗楼也给照亮了。他看见，岗楼上有个方窗正冲着自己这面；恰在这时，窗后闪过一个黑影儿。片刻之后，一切又归于黑暗，但已经足够了，他探明了自己想要了解的情况：蜘蛛卫兵占据的位置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河上的所有角度；通往桥头的大道也在它的严密监视之下。

河上吹过来的风冰冷刺骨，尼尔的手脚都失






去了知觉。要是在这儿再蹲一会儿，浑身都会被冻僵，一步也挪不动了。他决定冒险前进。一大块乌云刚刚遮没月亮，他立即跳起来飞跑；月亮一出来，便马上伏下不动。就这样一直跑到大桥下面，隐身在桥的黑影里。终于能背靠墙壁坐下来了！他将双腿紧紧抱在胸前，膝盖顶着下巴，身体蜷成一团，挤进墙壁上一个凹陷处，抵挡刺骨的寒风。

现在，可以把金属长矛缩短，放进烟灰色工作服口袋里了。尼尔手伸进衣兜，碰到那个硬梆梆的小管子——那个鼓鼓囊囊、像金属似的连裤衣卷成的管子——记起“斯蒂格”老人的话，心头涌起一阵感激之情。穿上这衣服，至少能抵挡一阵寒风吧？他掏出管子，小心地用拇指按住管子一端的按钮，展开了连裤衣。风撕扯着衣服，

一下子鼓成个大口袋，翻卷得“噼啪”作响，像要从尼尔手中抢走它似的。尼尔敏捷地一把抓住衣服，从狂舞的大风里拽了回来，一屁股坐在上面，有点儿灰心：干脆不穿它了！接下来，足有十多分钟时间，他一直在黑暗中鼓捣：先把衣服平铺在地上，用冻僵的脚展平；再寻找按钮，想把它卷回去。摸了半天，他的手碰到一个拉链，心里才暗暗松了一口气——他知道拉链是干什么用的，睡眠机已经给他的记忆里输入了许多诸如此类有用的信息——他拉开连裤衣前面的拉链，一直开到腰部，先慢慢伸进去两条腿，再滑进整个身子，不一会儿，两只胳膊也捅进袖子里去了。他把拉链一直拉到下巴颏。这神奇的衣服真是暖和极了。狂风还在猛烈地刮，薄薄的连裤衣被风吹得紧贴着皮肤，寒气却一丝儿也透不进来，像穿了件厚厚的皮袍子一样。现在，只有双手、双脚和头部还暴露在风里，袖子和裤腿的长度足够遮严手脚。他发现，领子后面有个硬硬的、卷成一团的小包儿，用手捏捏，捏到一个扣子。解开扣子，将那小包儿展开，原来是个帽子，刚好裹住整个脑袋。拉紧帽上的细绳儿，连嘴巴都裹严了，只留下鼻子眼睛在外面。再摸摸，腰部和踝部也有同样的小包儿，大约是手套和脚套。他决定不操这份心了，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。用手拽住袖头，就可以抵挡寒气，再把过长的裤腿在脚底下对折起来，脚也就不冷了。






他把胸口上的思维镜翻转过去，一阵难以抗拒的疲劳立刻淹没了他。温暖的外套带来疲惫的感觉，甚至背靠着冰冷坚硬的石墙，也没觉着不舒服，他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几分钟，还是几小时，“滴滴嗒嗒”，几滴水落在身上，尼尔醒过来，意识到下雨了。月亮又钻出云层，他看到，雨正均匀地散落在急速流动的、黑黑的河面上。他的眼睛实在睁不了几分钟，眼皮沉甸甸地合上，重新掉进了梦乡。

再醒来的时候，河面上东方的天空已转成灰色。他的睡姿很不舒服：脸颊贴着墙壁，半边脖子发僵生疼，可这种睡法避免了睡着时滚到路边去。这一觉让他得到了放松和休息，只是右腿有点儿麻，昨晚被触角缠过的地方也针蜇一般疼。

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尼尔刚要为没有食物而叹息，忽然记起了斯蒂格送给他的棕色药片，便拉开连裤衣的拉链——也顾不上冷风像波浪似地涌进衣内——从工作服的衣兜里摸出装药片的小盒子。药片小得可怜，真想吞下满满一把。他拿了一片，放到舌尖上。药片儿透出怡人的柠檬香，噙到嘴里，立刻就溶化了，生出快适、温暖的感觉。他咽下溶化的药液，温暖的感觉便顺着食道一直流进肚子里，像一股流动的、液体的火。不一会儿，饥饿感就消失了，随之而来的是满足的幸福感，恰如刚刚吃下一顿热乎乎的早餐一样。他暗自庆幸自己抵住了诱惑，没有吞下一大把药



片。只要稍稍多吃半片，就足以撑出病来。


现在，该行动了。他先脱下金属样的连裤衣，在河上吹来的风中打着寒战，将连裤衣小心地铺在地上展平，再按动按钮，衣服便自动卷紧，又变成个硬硬的管子。尼尔将管子装进工作服口袋里。

然后，他蹑手蹑脚地走到西边的桥底下，向上观望。从这个角度，可以看到桥上岗楼，但要看到岗楼窗子里的情形，就得退得再远些。可那样就太危险了。

桥头靠另一面没有岗楼，只有一段石阶向上通往桥面。尼尔小心地一级一级顺着石阶往上挪，在每一级上至少蹲伏半分钟。他的头慢慢露出最上面一级石阶，大桥破损的桥面和桥上的情形——一直到对岸——便一览无余了。岗楼不大，正面没有墙，里面只有一条石凳：显然，人类居住在这城里的时候，这儿是个遮阳避雨之处。这会儿，里面的狼蜘蛛卫兵一动也不动地靠墙蜷缩着，尼尔费劲巡睃了好半天，才找到它的踪影。他望着岗楼，让平静的感觉缓缓漫过心头。他知道，内心思绪的流动比身体的走动更具暴露的危险。他小心地调整好自己的意念，像蜘蛛那样，全部身心都处于静止状态，任凭刺骨的寒风冻得他四肢渐渐麻木。

半小时之后，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来，温暖的阳光犹如悉心的呵护，尼尔浑身暖融融






的。他愉快地舒了口气，心情出奇地好，平静而安适；随之而来的，还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仿佛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收缩、聚集到某一点上。顷刻之间，难以抗拒的、巨大的愉悦包围了他。他赶忙紧闭双眼，以免被这飘然欲仙的感觉吹到天上去。

身体里的收缩停止了，给他留下深深的、从未体验过的安详。就在这时，他接收到大路另一边狼蜘蛛的意念活动。狼蜘蛛的意念像无风之夜的烛光，孤独而平稳。若是一个人，站在那么个四面灌风的岗楼里，肯定会觉得厌烦，失去耐心。可尼尔从狼蜘蛛的意念里探出，它认为，站岗的时候心生厌倦是不应该的。它知道自己必须坚持到换岗，绝不能心气浮躁。阳光带来疏懒的睡意，它的警惕性却丝毫没有减弱。让尼尔惊奇的是，他意识到，自己对这狼蜘蛛竟然没有敌意，也不惧怕，倒生出了几分朋友般的同情和强烈的钦佩之心。

阳光暖暖的，晒得他裸露的双肩和膝盖微微发痒，十分惬意。他的意识轻轻飘动起来，如波涛般缓缓起伏；在这起伏的波涛之下，全身心像海底一样沉静，仿佛凝止了。他的听力突然扩大了足有一百倍，隐约听到一个低低的、耳语似的声音。尼尔给这声音懵住了，不知是什么在响。后来，他找到了声音的出处——是岸边距他五十多英尺远的一棵大榆树发出来的。他诧异地看




到，大榆树连同它新生的枝叶，焕发出有血有肉的、活生生的生命力。大树向着太阳挥动手臂，欢迎它的到来，表达自己的喜悦；大树的感受与人类并无不同。它的枝叶欢快地摇曳，吸收金色的阳光时，真像一群孩子发出阵阵欢呼。

尼尔倾听着大树的“声音”，又分辨出，其中还掺和着一种更深层的低音，同时传了过来。他倾听了好一会儿功夫，才弄明白，低音来自脚下的大地。他努力潜心静气，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，感受到大自然的能量波动着，涟漪般拂过他的身边，就好像淘气的孩子向池塘里扔石头所产生的一圈圈水波一样。大树正在接收这能量，同时，传送出它自己的能量作为回报。尼尔恍然大悟，明白了为什么蜘蛛城四周环绕着青山和树林。因为青山树林能够聚集起流经脚下的大地能量波，作出相应的、富有生命力的反射。这样，由混凝土和柏油建造的城市，才浸润在如此生机勃勃的生命圈之中。他也理解了，狼蜘蛛之所以能够一小时又一小时极有耐心地站在岗楼里，不烦也不躁，并不是像他所想像的那样，仅仅因为蜘蛛具有耐心极强的天性；而是因为它本能地知道，自己是这跃动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。

让尼尔迷惑不解的是，这种纯粹的大自然生命震颤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能量？眼下，他只认识到了这能量的存在，而未能探索到它的缘由。他回想起海上经历的暴风雨，那是一场有着






某种内在节律的风暴：一阵又一阵暴发的雨幕遮没了大船，与阵风不同的是，那一场场阵雨是因船在浪涛中的移动、前进造成的；眼下这来自大地的、具有生命力的能量波动，却似乎带有某种目的，受到某些理性力量的操纵。有一刻，他甚至怀疑，这股力量是不是由杀人蛛老板发出来的。

就在这时，他感受到岗楼里狼蜘蛛的意识流动发生了变化。他像刚刚睡了一个好觉那样，把心智水平调整到清醒时的最佳状态，饶有兴致地观察狼蜘蛛的动静。快要换岗了，狼蜘蛛变得兴奋起来，心情很乐观。它呆在岗楼里，前来换岗的狼蜘蛛还没出现在它的视野中，它却已经知道，同伴正走在通往白塔的公路上，根本用不着走出岗楼去瞭望。尼尔再一次努力放松自己的意念，找到了其中的答案。原来，换岗蜘蛛的走动在大生命圈的波动中，插入了小生命圈的波动，打破了前者的自然节奏规律。

不能浪费时间，天光大亮，再耽搁下去很危险。尼尔悄悄爬下台阶，回到桥底下。他蹲伏了一整夜的那条小径下方四英尺左右，就是波光闪动的水面。河边有大约六英尺宽的一道灰色淤泥浅滩，一直铺到水里。尼尔脱下鞋子——这鞋还是他从底拉城带回来的呢——塞进奴隶工作服口袋里。然后，弓着腰，离开藏身的大石头，跳下淤泥滩。泥滩上干燥的一溜儿硬硬的，走在上面





不会陷下去，甚至连个脚印都留不下。越往水边走，泥地越软；不一会儿，他就慢慢涉进水里了。

水下也是淤泥，软塌塌、粘叽叽、滑溜溜、烂乎乎的，踩上去脚很难受。尼尔不习惯趟水，刚一踏进泥水里，就紧张得浑身打了个激凌。每走一步，脚都会陷得更深一点儿。一些小生物在脚趾间钻动，他拼命忍住，才没叫出声来。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让剧烈跳动的心平静下来。头顶上明晃晃的阳光提醒了他：站在这儿，从河两岸的任何角度，都一眼就能瞅见他。而且，涉水过河的时间越长，被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。怎么办呢？回到桥底下过夜的小洞里藏起来，等天黑再行动？不行，那样只会更危险：从河对岸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藏身的地点。只好朝前走了。尼尔没料到水流得这么急，几乎站立不稳，只得顺着水流斜着往前趟。走到水深及腋窝的地方，突然脚下一空，离了河床，漂起来了。尼尔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后退。可是他明白，已经没有退路；只有前进，才可能得到安全。他用狗刨式向前游了几英尺远，只觉得身体一个劲儿往下沉，河水灌进鼻子和嘴巴里，老半天不敢呼吸，差点儿憋死。他惊惶失措地挣扎了半天才浮出水面，不住地咳嗽，吐口水，喘过几口粗气。突然间，一个想法跳上心头，着实吓了他自己一跳：要是被急流挟着漂过桥下，必定暴露无遗。

